



文選卷第四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檄

司馬長卿喻巴蜀檄一首

陳孔璋爲袁紹檄豫州一首

檄吳將校部曲文一首

鍾士季檄蜀文一首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一首

喻巴蜀檄一首

漢書曰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中徵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人

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蜀人以非上之意也

司馬長卿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

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戰國策張儀曰巖交臂而事齊楚康

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

禮記王制曰五方之人言語不通北方曰譯說文曰譯傳也傳四夷之語也漢書西域傳曰康居國去長安萬二千

三百里春秋說題辭曰盛德則感越裳重譯禮記孔子曰拜之而後稽顙毛詩曰自彼氐羌莫不來享爾雅曰享獻也

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

弔番禺太子入朝

文穎曰弔至也番禺南海郡縣治也東伐越後至番禺故言右也顏師古曰南越爲東越所伐漢以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

太子朝所以云弔也非訓至也太子即嬰齊也閩越地名也越有三此其一也

南夷之君西轅之長

言君者大之也轅蒲常北切文穎曰犍爲縣

效貢職不敢惰怠

論語撰考識曰穿曾僂耳莫不貢職

延頸舉踵喁喁然

呂氏春秋曰聖人南面而立天下皆延頸舉踵矣論語素王受

命讖曰莫不謂論語撰考識曰遠都殊域莫不嚮風又曰嚮悲皆嚮風慕義欲爲臣妾欲見卿黨慕義史記張良曰百姓莫不嚮風慕

義願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呂氏

春秋曰先王之法爲善者賞爲不善者罰古之道也故遣中郎將往賓之中郎將即唐蒙也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

衛使者不然張揖曰不然之變也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張揖曰發三軍之衆也與制謂起軍法制追將

帥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士逃自賊殺亦非

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張揖曰晝舉燧夜燔燧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攝謂張弓注矢而持

之攝奴類切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

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編列謂編戶也淮南子曰編戶齊民計深慮遠急國家之

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如淳曰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位爲通侯處列

東第東第甲宅也居帝城之東故曰東第張揖曰列東第在天子下方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

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

草而不辭也春秋考異郵曰枯骸收胥血膏潤草胥古才切今奉幣後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抵至也

至於誅也一日逃亡被誅而抵拒於誅也如淳曰抵其罪而誅戮之也一日誅者亡不肯受誅也身死無名謚爲至愚無名言無善名也謚猶號也

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春秋合誠圖曰君殺妻誅爲天下笑然此非獨行者之罪

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

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誠信之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

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漢書景帝詔曰置三方今田時重

煩百姓重難也不已親見近縣張揖曰檄以示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

下縣道亟急也漢書曰縣有臺夷曰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為表紹檄豫州一首魏氏春秋曰表紹伐許乃檄州郡

陳孔璋

魏志曰琳避難冀州袁本初使典文章作此檄以告劉備言曹公失德不堪依附宜歸本初也後紹敗琳歸曹公曹公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曰矢在紆上不可不發曹公愛其才而不責之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蜀志曰先主歸陶謙謙表先主為豫州刺史後歸曹公曹公表為左將軍蓋聞明主圖危以

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

之功難蜀父老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彊秦

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己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史記曰秦二世驂馬殺之問占夢卜涇水為祟二世乃齊望夷宮欲祠涇水使使責讓趙高以盜事高

懼乃陰與其女婿咸陽令閭樂數二世二世自殺張華曰望夷宮在長安西北長平觀

故臺處是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也漢書曰王氏浸盛羣下莫敢正言祖宗焚滅汙辱至今求為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

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凌上替海內寒心漢書曰張辟強謂丞相陳平請

拜呂台呂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丞相如辟強計太后臨朝以呂侯子台為呂王台弟

產為梁王建成侯釋之子祿為趙王呂后崩將軍祿相國產顯兵秉政韋昭國語注曰

季末也左氏傳閔子騫曰下凌上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漢書曰

祿因謀作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京師知其謀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章欲與太尉勃內應以誅諸呂又曰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等誅之大臣乃謀迎

代王代王立是
為孝文皇帝
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
明表謂明白之表儀也
司空

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驕奢放橫傷化虐民
司馬彪續漢書曰曹騰字季興少除黃門

桓帝即位
如特進范曄後漢書曰左悺河南人也為小黃門徐璜下邳人也為中常侍左氏傳史克曰縹雲氏有不才子天下之人謂之饕餮饕餮山海經曰鈎吾山有獸羊身人面其口腋下虎齒人爪其音如嬰兒名曰飽鵠食人郭璞云為物貪婪食人未盡還害其身象在禹鼎左氏傳所謂饕餮食者也飽音飽
父嵩乞匄攜養因

賊假位
魏志曰曹騰養子嵩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本末司馬彪續漢書曰嵩字巨高說文曰句乞也古類切
輿金輦壁輸貨權門
漢書曰息

夫躬交遊貴戚
趨走權門為名
竊盜鼎司傾覆重器
周易曰鼎金鈔鄭玄尚書注曰鼎三
操贊闇遺

醜本無懿德
然肥贊假肉也贊之銳切肥音尤
標狡鋒協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

揚掃除凶逆
魏志曰大將軍何進與紹誅諸閹宦進被殺紹遂勒兵捕諸閹人無少長皆殺之漢書音義曰衛青征匈奴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因曰幕府

續遇董卓侵官暴國
董卓字仲穎隴西人為相國卓以山東豪傑並起乃從天子都長安燔燒宮室卓至西京呂布誅卓左氏傳樂鉞謂樂書曰侵官冒

慢也
也失官
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
魏志曰董卓呼紹欲廢帝紹不應因橫刀長揖而出遂奔冀州

卓因拜紹渤海太守紹
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
裨師偏師也漢書衛青傳謂

遂以渤海之眾以攻卓
謝承後漢書陳龜表曰臣累世展鷹犬搏擊之用
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
字書曰

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
謝承後漢書陳龜表曰臣累世展鷹犬搏擊之用
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
字書曰

勅聊
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脩宇補輯表行東郡領兖州刺史
謝承

後漢書曰袁紹以曹操為東郡太守劉公山為
被以虎文獎賊威柄
被以虎文則羊質虎文也法言

兖州公山為黃巾所殺乃以操為兖州刺史
冀獲秦師一尅之報
左氏傳曰秦孟明

戰魏志作獎賊賊成也言獎成其威柄也
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
謝承後漢書

之秦師敗績又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
王官及邲晉人不出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
謝承後漢書

兵衆強盛內懷反結意毛詩曰無然畔援鄭玄曰畔援猶跋扈也西京賦曰雖計政虐賈遠國語曰肆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忒惡也割剝元元殘賢

害善太公金匱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今海內陸沈於弊久矣何乃急急於元元哉高誘戰國策注曰元元善也張奐與屯留君書曰氣厲流行傷賢害善故九

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

咎魏志曰太祖在兗州陳留邊讓言議頗侵太祖太祖殺讓族其家臣璆漢書注曰懸首於木曰梟尚書曰余則孽戮汝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林喻多也司馬遷書曰列於君子之林孔安國尚書

傳曰民咨胥怨一夫奮臂舉州同聲史記武臣曰陳王奮臂爲天下唱始周易曰同聲相應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

彷徨東裔蹈據無所魏志曰陶謙爲徐州刺史太祖征謙糧少引軍還又曰太祖與呂布戰於濮陽太祖軍不利幕府惟強幹弱

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叛人謂呂布也漢書曰徙二千石高貴富人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強幹弱枝非爲奉山園也左氏傳曰圍宋彭

城非宋地也於是爲宋計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紹征呂布諸史不載蓋史略也左氏傳曰擐甲執兵杜預曰擐貫也

胡慢切春秋握誠圖曰諸侯冰散席卷各爭恣妄金鼓響振布衆奔沮漢書曰膠西王卬頭漢軍壁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拯其死亡之

患復其方伯之位謝承後漢書曰操圍呂布於濮陽爲布所破投紹紹哀之乃給兵五千人還取兗州說文曰拯上舉也則幕府無德

於兗土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左氏傳呂相絕秦曰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後會鸞駕反旆羣虜

寇攻魏志曰董卓徙天子都長安後韓暹以天子還雒陽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魏志曰冀州牧韓馥以冀州讓紹紹遂領

冀州謝承後漢書曰公孫瓚非紹立劉伯安歛其衆攻紹禮記曰各司其局鄭玄曰局部分也故使從事中郎徐勲就發遣操使繕

脩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魏志曰天子還洛陽太祖遂至洛陽衛京師脅遷謂迫脅天子而遷徙

也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家語孔子曰是謂壞法亂紀也坐領三臺專制朝政應劭漢官儀曰尚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謁者

爲外臺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宗亦族也漢書徐自爲曰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家語曰宰

予為臨淄大夫與田常之亂夷三族也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漢書曰上既造白鹿皮幣令下頗異不

有腹非莊子曰鉗墨翟之口史記曰周厲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王之法也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鉗其

嚴切尚書記朝會公卿充貢品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眦睚被以非罪

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網范曄後漢書曰彪字文先代董卓為司空又代

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漢書曰王莽誅翟義夷滅三族皆至同坑又議郎趙彥忠

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政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

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騾尸掠取

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漢書曰孝文皇帝實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曹瞞傳曰曹操

梓必恭敬止仲長子昌言曰破梁孝王棺收金寶天子聞之哀泣昆或為弟毛詩曰維桑與

古之葬者松柏以識其墳操又特置發亡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

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罾繳充蹊坑塞塞路舉手捋

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戰國策蘇秦曰上下相怨民無所

之於桀紂民怨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鄭女禮

詰謂問其罪加緒含容冀可彌縫左氏傳展喜對齊侯曰相公是以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

謀劉向列女傳曰羊舌叔姬者叔向之母也長姒產男叔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周易曰

凶不可以有輔除滅忠正專為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魏志曰公孫瓚字伯圭董卓至洛陽遷

孫瓚大破黃巾威震強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左氏

河北紹自將擊之

凡師輕曰襲杜預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璜亦梟夷魏志曰紹悉軍圍璜自知必敗盡殺其妻子

乃自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為前登天羊殘醜

消淪山谷范曄後漢書曰黑山賊于毒等覆鄴城紹入朝歌鹿腸山破之軌毒又擊左校郭太賢等遂及西營屠各戰於常山晉中興書曰胡俗其人居塞者有屠各種最豪

貴故得為單於是操師震懼晨夜遁遁屯據救倉阻河為固魏志曰表紹將進軍攻許公留于統領諸種

義曰救地名在滎陽欲以蟾蜍之斧禦隆車之隧莊子遽伯玉謂穎闔曰汝不知夫蟾蜍

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班孟堅與陳文通書曰奉國威靈信志方外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

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尸子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獲而右搏彫虎戰

焉而死文子曰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魏志曰表紹

史記蘇秦說韓王曰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魏志曰表紹

高誘曰太行直河內野王縣尚書曰浮于濟漯達于河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荊州下

宛葉而掎其後魏志曰劉表為荊州刺史與袁紹相結左氏傳狄子駒文曰譬如捕鹿晉人

並集虜庭李陵詩曰幸託不肖軀且當猛虎步若舉炎火以燔飛蓬覆滄海以沃爍炭有何不滅者哉楚辭

憂患而廼寤兮若縱火於秋蓬黃石公三畧曰夫以義而誅不義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

皆冒出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毛詩序曰男女怨曠其餘充豫之民及呂布張揚

之遺眾呂布張揚已見九錫文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為讎敵尚書曰父師曰若迴旆方

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啓降路廣雅曰徽幡也必土崩瓦解解不俟血刃漢書徐樂

謂土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越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眾故諸侯無外境之助此之謂瓦解孫卿子曰舜伐

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

崇武王伐紂遠方慕義兵不血刃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

衝之勢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尚書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

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

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說文曰逆而奪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

之會可不勗哉喻巴蜀文曰肝腦塗中原漢書曰勗哉夫子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

聽而給與強寇弱主違眾旅叛漢書曰舉以喪名爲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

冀四州並進魏志曰紹以中書到荊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魏志曰張繡以

忠將軍屯宛子熙爲幽州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杜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

與劉表合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十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

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逼之難如律令風俗通曰謹按律者法也皋陶謨虞云始

始也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文書下造律時主所制曰令漢書著甲令夫吏者

如律令言當履繩墨動不失律令也

檄吳將校部曲文一首

陳孔璋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或魏志曰荀彧字文若穎川人也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

中外蓋聞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左氏傳閔夫見機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周易曰君

終日作不義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慮也漢書曰江充因變制宜周易曰困而不失漸漬

荒沈往而不反下愚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

不群河間獻王近之矣封

裨書曰與必慮左氏衰安必慮危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亡三者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

晉周子有兄而無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湊簡墨漢書音義服虔注曰易曰喪

鉞也以整齊天下應劭曰齊利也虞喜志林曰齊譬猶穀卵始生翰毛兩雅曰生而自

尚書大傳注曰翰毛毛長大者而便陸梁放肆顧行吹主西京賦曰怪獸陸梁戰國策

主也謂為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爨鑊之魚期

於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荆門之敗尚書帝曰咨禹惟時有

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七旬有苗格孔安國曰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范曄後漢書

曰公孫述字子陽自立為蜀王遣任滿據荆門帝令征南大將軍岑彭攻之滿大敗朝

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旂不拔史記曰天子拜涉何為遼東部都尉朝鮮襲殺何天子遣左

又曰南越呂嘉反以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下橫浦咸會番禺南越以平遂為昔夫

九郡又曰東越王餘善反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越建侯赦殺餘善以其衆降差承

差承闔閭之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樓越會稽可謂強矣史記曰吳王闔閭死立太子夫差

晉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跡至郢韋昭國語注曰申胥楚大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名負負

奔吳吳與地故曰申胥史記曰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樓於會

稽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勾踐武卒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罄越軍毛萇

曰抗舉也鄭玄周禮注曰稱上曰衡抗衡謂對舉以爭輕重也史記陸賈曰以區區之越

與天子抗衡為敵國又曰吳王夫差北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吳王與晉定公爭長乃

長晉定公吳引兵歸國又曰吳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強晉人擊之大敗吳

師越王聞之薨吳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不勝城門不守遂圍王宮而殺夫差

王淠驕恣屈強猖獗始亂漢書曰吳王淠高帝兄仲之子也立淠為吳王孝景五年起

子語我九言曰自以兵強國富勢陵京城太尉師師南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泮漢書

無始亂無怙富文四十四

五

國反書聞天子遣條侯周亞夫往擊楚敗之七國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齊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東王渠鄭女周禮注曰甫始也瓦解已見上文淮南子曰冰泮

而農桑起漚之罵言未絕於口而丹徒之刃以陷其脅漢書曰吳王敗乃與戲下士千人

利宿東越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勞軍漢使人縱殺吳王夜亡渡淮走丹徒保東越漢使人以

漢書賈誼上疏曰適落其口匕首已陷其脅矣給音殆何則天威不可當而悖逆之

罪重也且江湖之衆不足恃也自董卓作亂以迄於今將三十載其間豪桀縱橫熊據

虎踞強如二袁勇如呂布二袁表紹表術也魏志曰呂布跨州連郡有威有名子有餘

輩其餘鋒捍特起鸛視狼顧爭爲梟雄者不可勝數淮南子曰鸛視虎顧鹽鐵然皆伏

鈇嬰鉞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子遺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毛近者關中諸將復相

合聚續爲叛亂魏志張魯據漢中遣鍾繇討之是時關中諸將疑繇欲自襲馬超遂與

堅壁勿與戰揚秋李湛宜成等反遣曹仁討之超等屯潼關公初諸將關西兵精悍

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鷹揚順風

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魏志曰公西征馬超公自潼關北度未濟超赴船急戰丁斐

渭口公乃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進軍渡渭超等數挑戰不許公乃

與超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驍騎夾擊大破之斬宜成李湛等漢書元后

詔曰運獨見之明會無前之威良久乃縱驍騎夾擊大破之斬宜成李湛等漢書元后

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又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伏尸千萬流血漂櫓此皆天下

所共知也戰國策秦王謂唐且曰天子之怒伏尸百萬流血漂櫓是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

以韓約馬超逋逸迸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魏志曰曹公新宜成遂超走涼州典略曰韓

安二十年乃死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爲屠齒魏志曰初隴西宋建自稱河首平漢

建京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魏志曰張魯字公旗據漢中以鬼道教人自號師君

長雄巴漢垂三十年漢末力不能征遂就寃魯爲鎮

民中郎將漢寧太祖征之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旋旆魏志曰建安十七年公征孫權攻破江西營乃

引軍還史記曰武王東觀兵至于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武王曰未可乃還師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下誅魏志曰建安二十年公西

征張魯偏將涉隴則建約梟夷旄首萬里魏志曰韓遂在顯親夏侯淵欲襲取之遂走軍後淵大破遂軍得其旄麾新建及遂死已見上文

入散關則群氏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魏志曰公西征張魯自陳倉出散關至河池氏王寶茂恃險不服攻屠之進臨漢

中則陽平不守魏志曰西征張魯至陽平魯使弟衛據陽平關公乃遣高祚等乘險夜襲大破之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遁竄走入

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魏志曰魯弟衛夜避魯潰走巴中遣人慰喻魯盡家屬出降土崩已見上文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奈何魚爛而亡何休曰魚爛從內發左氏傳狐

突曰策名委質巴夷王朴胡賓邑侯杜濩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魏志曰建安二十年七姓巴夷王朴胡賓邑侯

杜濩舉巴夷賓民來附於是分巴郡以胡為巴東太守濩巴西太守孫盛曰朴音浮濩音護鉦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鈍

鋒戰國策司馬錯曰今伐蜀利盡西海而諸侯不以為貪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不勞一卒不頓一戟又曰不挫一兵之鋒鈍與頓同若此之事皆上天

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春秋考異郵曰赤帝之精寬仁大度禮記曰天

無私覆地無私載毛詩曰允文允武昭假列祖大啓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濩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

千室之邑魏志曰胡濩者皆封列侯又曰封魯及五子皆為列侯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為列侯將軍已下千有餘

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漢書曰高祖入關吏民皆安堵如故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而建約之屬皆為鯨鯢左

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以為大戮超之妻孥焚首金城魏志曰南安趙衢討超梟其妻子漢書有金城郡父母嬰孩

覆尸許市范曄後漢書曰建安元年遷都于許非國家鍾禍於彼降福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漢書

日甚詩逆順之理夫鷲鳥之擊先高攫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也此述往年未伐之意尚書序曰武王與受戰於牧野

又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孔安國曰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今者枳棘翦扞戎夏以清枳棘以喻殘賊也翦扞翦除而防衛之也杜預左氏傳注

曰扞衛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衆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匈奴南單與匈奴南單

于呼于厨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湟中羌棘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匈奴南單于呼厨

言願得度湟水北然湟水左右羌之所居湟音皇丁令屠各已見上文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匈奴南單于呼厨

夏侯淵等魏志曰夏侯淵字妙才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氏羌巴漢銳卒南臨汶江搃據庸

蜀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江夏襄陽諸軍橫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漢書

越反上遣橫海將軍韓說樓船將軍楊僕入軍於越大舉天師至壽春而南一道也使征西甲卒

豫章四道也樓船權之期命於是至矣丞相銜奉國威為民除害元惡大慙必當梟夷尚書

成王曰元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楊雄覈靈賦曰枝附葉從表立景隨故每破滅強敵未嘗不務

在先降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新序趙良謂商

足而待也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君曰君亡可翹

平尚書曰惟影響孔安國曰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江太守劉

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魏志曰建安四年袁術敗於陳術病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

率眾出降魏志曰張遼字文遠鴈門人也以兵屬呂布太祖還討眭固薛洪膠尚開城就化

魏志曰眭固屬袁紹屯射犬公進軍臨河使史渙曹仁渡河擊之固使張楊故長史薛洪河

內太守膠尚留守自將兵以迎紹求救與渙仁遇交戰大破之斬固公遂濟河圍射犬洪尚

率眾降封為官渡之役則張郃高奐舉事立功魏志曰公擊淳于瓊留曹洪守紹使張郃高

列侯膠音留覽魏志曰公擊淳于瓊留曹洪守紹使張郃高

此云奐蓋有二後討表尚則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夔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

名節為合切

魏志曰公圍尚營未合尚懼遣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公不許圍益急尚夜還保岐山追擊之其將馬延等臨陣降衆大潰圍守鄴城則將軍蘇

游反爲內應魏志曰尚攻譚留蘇由守鄴公審配兄子開門入兵魏志曰表尚走中山盡

尚降人示其家城中崩沮審配兄子榮夜開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事

來服魏志曰建安十年袁熙大將焦觸叛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

丞相參圖書策折衝討難艾敵塞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誠乃天啓其心計深慮遠

西京賦曰天啓其心司馬相如喻巴蜀文曰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審邪正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

化唯道所存故乃建仁山之功享不訾之祿客難曰所欲必得功若上朝爲仇虜夕爲

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爲福者也說苑孔子曰聖人轉若夫說誘甘言懷寶小惠毛詩

言孔甘論語曰好行小惠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燖俱滅者亦甚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

昔歲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

雷霆難以冀矣魏志曰太祖使張遼與樂進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俄而權

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千人斬二將權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呼權不敢動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周易曰

助者順也人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吳志曰權殺吳郡太守

孝孫輔兄也而權殺之典略曰孫輔恐權不能守江東因權出行東治乃遣人齎書呼

厭樂耶何爲呼他人輔云無是權投書與昭以賊義殘仁莫斯爲甚孟子齊王曰臣弑

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乃神靈之逋罪下民所同讎辜讎之人謂之凶

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其君也

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爲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

尚書曰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孫子曰殷之興也伊摯在夏

魏武曰伊摯伊尹也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

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

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內虞文繡砥礪清節耽學好古周泰明當世雋

彥德行脩明皆宜膺受多福保人子孫

尚書曰永膺多福又曰保人王家

而周盛門戶無辜被戮遺類

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爲愴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能負析薪

吳志曰虞翻字仲翔尚書曰若

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左氏傳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

及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

報漢德顯祖揚名及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寶利器

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通人安聖主得賢臣頌曰夫賢者國

家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効衆也

而並見驅逐兩絕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

陸賈新語

曰有斧無柯何以治之

相隨顛沒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爵羅賢聖之德也

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

桐生矣于彼朝陽

鷦鷯之鳥巢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

韓詩曰鷽鷽鳥名也鷽鷽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愛鷽養其子者謂堅固其巢鷽病之者謂不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敷之

葦苕風至葦折巢覆有子則死有郊則破是其病也字林曰鷽鷽鷽也上乃丁切下古亢切廣雅曰鷽鷽工雀也荀卿子曰南方鳥名蒙鷽爲巢編之以髮繫之

今江東之地無葦苕苕折外破巢非不牢所繫之弱也說文曰葦大葭也苕與葦同

異葦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引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人与衆無忌故設非常

之賞以待非常之功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曰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

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

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應顯祿福之上也如其未能

未能如計竿量大小以存易

亡亦其次也

漢書鄒陽上書曰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其義也春秋記之爲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

夫係蹄在足則猛

虎絕其蹠

戰國策魏魁謂建信君曰人有置條蹄者而得虎虎怒跌蹠而去虎之情匪不愛其蹠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蹠害七尺之軀有權也今國家者非直七尺之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蹠也願公早圖之也延叔堅曰係蹄蹠也

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

漢書曰項梁使使趨齊兵擊章邯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出兵楚不殺假趙亦不殺角間齊王曰蝮蛇在手則斬手藁足何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起非手足之戚何故不殺藁音釋

則以其所全者重以其所棄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迷而忘復

周易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聞大雅之

所保背先賢之去就

毛詩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忽朝陽之安甘折菖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沒

大兵一放玉石俱碎

尚書曰火炎崑崙玉石俱焚雖欲救之亦無及已

史記衛平謂宋王曰後雖悔之亦無及已故令往賄

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律令

檄蜀文一首

魏志曰景元四年令鍾會伐蜀會至漢中蜀大將姜維等守劍閣昨會會移檄檄蜀將吏

鍾士季

魏志鍾會字士季潁川人少敏慧風成爲秘書郎遷鎮西將軍後爲司徒謀反於蜀爲衆兵所殺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我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

魏志曰有大武皇帝爲魏太祖公羊傳曰君子曰有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乎春秋拯其將墜造我區夏

尚書曰文王用肇造我區夏高祖文

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

魏志曰文帝爲魏高祖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禮記曰成王幼不能莅祚周公相踐祚而治烈祖明

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

魏志曰明皇帝爲魏烈祖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尚書曰昔我君文王武王宣重光漢書武帝詔曰何行而可以彰

先帝之洪業休德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

毛詩序曰國異政家殊俗率土齊民未蒙主化

難蜀父老曰割齊人以附夷狄如淳

謂之齊若今言平人也

此三祖所以顧懷遺志也

劇秦美新曰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

前緒主上陳留王奐也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

宰輔司馬文王也左氏傳史克對魯侯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布政

垂惠而萬邦協和

毛詩曰布政優優尚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

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

毛詩曰因時有蠻大戴禮孔子曰昔舜教通于四海

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

悼彼巴蜀獨爲匪民

毛詩曰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

冀行天罰

尚書曰予惟冀行天之罰

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

魏志曰詔使征西將軍鄧艾督諸軍趨甘松省中雍州刺史諸

葛緒督諸軍趨武街高樓鎮西將軍鍾會由駱谷伐蜀

古之行軍以仁爲本以義治之

司馬法曰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曹操曰

古者五帝三王以來也仁者生而不名義者成而不有

王者之師有征無戰

孫卿子曰王者有誅無戰漢書淮南王上書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莫敢

校之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

尚書曰帝乃誕敷文德舞干于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

尚書曰式商容之間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

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車

尚書禹曰奉辭伐罪漢書庶引文孫寶曰臣幸得銜命奉使

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

國語曰祭公謀父曰有征罰之備有文告之辭元元已見上文

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志

新序李克對魏武侯曰好戰窮武未有不亡者

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

毛詩曰告之話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

才興兵新野困躡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興隆大好中更背違棄

同即異

蜀志曰先主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人也靈帝末黃巾起先主率其屬討賊有功除安喜尉後領徐州呂布襲徐州虜先主妻子乃求和於布後歸曹公曹

公厚遇之以爲豫州牧後背曹公歸袁紹漢書張良曰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能制其死命也左氏傳子太叔曰棄同即異是謂離德

諸葛孔明仍規秦

川姜伯約屢出隴右

蜀志曰姜維字伯約勞勳我邊境侵擾我氏羌方國家多故未遑脩九伐之

征也

周禮曰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懲弱犯寡則皆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征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

陵政則杜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

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併兵一向

孫子兵法曰併敵一向千里殺將

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